

沼泽人疑难与历时整体论

郑 宇 健

【摘 要】如果历史对于心灵是必要的话，那么前者以何种方式对后者构成约束而使之具备诸如意向性、内容之类的规范性地位？本文通过对沼泽人思想实验的分析，对这些问题给出一种历时整体论的独特解答，即瞬间形成的沼泽人仍具有规范意义上的心灵。历时整体论既反对包括目的论语义学在内的狭义历史主义立场，但又不轻视自然主义进化论的解释作用。本文引入了回顾必然性这一特殊模态概念，并说明在何种意义上它可成为历时整体论的核心观念。

【关键词】沼泽人 心灵 目的论语义学 历时整体论 回顾必然性 [中图分类号] B15

历史对于心灵是必要的吗？如果是，那么历史脉络以何种方式对当下心灵属性构成约束而使之具备意向或内容等规范性地位？除了因果性这一维度之外，历史还能有什么别的与心灵相关的维度吗？本文将透过戴维森提出的沼泽人思想实验^①，对这些问题给出统一而独特的解答。

笔者把这一解答背后的立场叫做历时整体论。该立场之独特性在于，它既反对目的论语义学的某典型倾向^②，而又不轻视进化论的总体角色。虽然本文关于沼泽人疑难向目的论语义学提出了挑战这一理论动机来自德雷茨基（cf. Dretske, 2001）^③，但笔者并不同意他（及戴维森）关于沼泽人缺乏心灵的结论^④。笔者要论证的恰恰是：沼泽人具有真正的心灵。

尽管历时整体论是我用以回应沼泽人（乃至未来可能的瞬间复制人）挑战的中心学说，但本文的篇幅不允许对它给出一个全面的论证。笔者这里的任务是为它提供某种适当的理论动机，同时揭示其某些重要面向，尤其是作为其核心观念的回顾必然性。

一、沼泽人疑难：一种新表述

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戴维森引入沼泽人的原文：

① 戴维森于1986年的美国哲学会西部会议主席的致词中首次提出该思想实验。（Davidson）就本文所设定的目标而言，他在该文中的阐述仍远不足以有效地回答上述问题。

② 关于此倾向的清楚表述，可参见 Neander, 1996, pp. 120 - 122。

③ 这篇文章的主要问题是历史对于心灵的本质作用是如何可能的。笔者将在下文的2.2小节中简略述及。此外，德雷茨基也在期刊《心灵与语言》1996年关于沼泽人争论的特刊中有一篇题为“不在场的感受性”的文章。（cf. Dretske, 1996）

④ 同意此结论的包括目的论语义学的代表人物密立根和尼安德。不过，就戴维森而言，更小心的说法应当是，在沼泽人尚未积累起一段足够保证对其心灵诠释的因果史之前，他只能停留在“行尸走肉”的阶段。

设想在一片沼泽中有一道闪电击到一棵枯树，而我正站在枯树旁。我的身体瞬间化为分子，纯属巧合的是那棵枯树（以其不同的分子）同时转化为我物理上的复制品。不妨称该复制品为沼泽人，他行动起来与我一模一样，按其本性，它离开了沼泽地。路上碰见我的朋友，它认得出他并用英语同他打招呼。它走进了我的住宅，坐下来继续写有关根本性诠释的论文。没有人能发现任何差别。

但差别的确存在。它不可能识别我的朋友，这是因为它从来就未曾结识过他^①。更一般地，它不可能识别任何东西。它不可能知道我朋友的名字（尽管它好像知道），它也不可能记得我的住宅，例如，它不可能用“住宅”这一词来意味我所意味者，因为它发出的“住宅”语音并不是在一个可赋予其正确意义的语境中学来的——没有这样的语境，任何语义都谈不上。质言之，我看不出我的复制品怎能用其声音来表达任何语义，或表达任何思想。（Davidson, pp. 443 - 444）

沼泽人疑难其实来源于两种具广泛接受度的观点之间的不兼容性：一种是关于内在心灵状态的物理主义观点，另一种则是关于心灵必须要有合适的历史脉络的历史主义观点。第一种观点可以表述为一个有关心—身附生性（supervenience）的广义自然主义原则^②，而第二种观点则不妨表述为“某种合适的历史脉络为意向性和意义提供着必要的构成性条件”。正因为创造沼泽人的巧合性闪电不属于这样的脉络，沼泽人就不具备意向性语义——尽管它与戴维森在分子层面一一对应，从而应该具备附生于这同一物理基础之上的任何功能。笔者解决这一疑难的基本思路是，在批判传统的历史主义观点的基础上，给出一种足以阻止上述（沼泽人无历史脉络）结论的广义历史主义观点，即历时整体论观点。

在重新表述之前，笔者先介绍一下历史主义观点的背景。

首先，正如戴维森引文所示，似乎无人能否认沼泽人在他刚创生之刻不可能记得他本不存在的过去的生活，他也不可能正确地相信他正在回家，因为那被称为“家”的住宅在法律上并不属于他……等等。所有这些可评价真值的心灵内容均要求着对历史事件的指称，而沼泽人恰恰缺乏这些指称之所指。换言之，欲将这些内容归属于沼泽人，我们需要为这些内容提供外在指称物，即上游个人历史的实际存在。

其次，如果意向性无非是某种功能，那么把握心灵与历史之关联的最直接途径就是给出对功能话语的正确分析。对目的论语义学的一种标准理解就是，它预设着某种对功能的原因论分析。哲学家L. 莱特为此给出过一个颇为简洁的公式：

X 的功能是 Z 当且仅当

- (i) Z 是 X 之实存的一个后果（结果），
- (ii) X 之所以存在乃是因为它做（产生）Z。（cf. Wright, p. 81）

这里 X 是一种有机或人造的系统，Z 可以是任何一种自然或人为选择出的功能。比如，X 是一只青蛙，Z 是其舌弹射向附近苍蝇的动作。构成着 Z 的物理效应是由青蛙的运动控制子系统产生的，而

① 英文中对应笔者此处翻译所用的“识别”和“结识”的词语是“recognize”和“cognize”，显然，只有先 cognize 才谈得上 recognize（用中文不妨说，无初识何来再识？）。不同语言的构词方式对语词语义间的逻辑关系之表达的外显程度各有不同。

② 有两种方式可阐明这一物理主义直觉：1. 关于心灵类型对物理类型的附生性的物理主义加内在主义命题；2. 非内在主义的、较弱的物理主义命题：即个体心灵类型同时附生于其身体内部的物理类型以及身外的自然环境——不算历史脉络上的过往环境。在接下来的对沼泽人疑难的表述性重建上，笔者会使用与这 2 相对应的诠释。具体点说，在重建的命题（1）和（7）之间，我们需要（5）和（6）这样的中间步骤。

这一子系统配合着其他子系统的这种行动输出能力,为青蛙的整体适应性作出着贡献。公式中(i)和(ii)两条件之合取,不仅真实地描述了当下的这只青蛙,而且更重要的是同样适用于该青蛙的祖先——它们的整体适应性(作为历史类型)导致了该类青蛙的基因群组在自然进化中被选择^①。由此可见,莱特的上述公式可用来揭示选择史对于进化出的生物功能的相关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历史相关性并非外在于、而是定义性地构成着功能种类。

在作了以上介绍之后,让我们转入对沼泽人疑难的重新表述。

(1) 给定相同环境,凡是物理上与某个自然个体相同的系统无法从功能上与该自然个体区分开来。(物理主义前提——简称PP)

(2) 心灵属性(诸如意向性和意义)的必要构成条件是由相关种类的历史脉络来提供的。(历史主义前提——简称HP)

(3) 沼泽人不具备相关种类的历史脉络(至少在其创生的初始时刻)。

(4) 因此,从HP和(3)可得出,沼泽人无法具有心灵。

(5) 但PP意味着作为戴维森物理复制品的沼泽人在相同环境中能具有一切戴维森的心理功能。

(6) 心灵(属性)无非是心理功能(包括那些带有语义规范的功能)。

(7) 因此,从PP、(5)和(6)可得出,沼泽人能具有心灵。

(8) 显然(7)与(4)是矛盾的。

为了消除这一矛盾,笔者的方案是拒斥(3),途径是论证一种替代性的“历史脉络”概念。笔者的目标是修正HP,而不是简单地抛弃它。这种修正依赖着对“历史脉络”这一概念进行一种反常规的、整体论式的诠释。具体来说,笔者要去除(4),而用某种与(7)相容的命题取代之。笔者将聚焦于论证一种有关回顾式必然性的观念。通过将此观念应用于HP而达到拒斥(3)的目的。

在进行这一工作之前,笔者想提一下另一条消除上述矛盾的可能途径:侧重历史主义的(尤其是偏爱目的论语学的)理论家们更有可能选择拒斥PP或(5);只要PP和(5)两者之中任一个站不住,(8)就推导不出。至于PP和(5)哪一个更易受攻击,取决于PP中的副词性术语“从功能上”的语义有多么薄或多么中性。但攻击任一个的代价都很大,以至于多数理论家都不愿循此途径。

二、区分上游因果历史和下游回溯历史

1. 上-下游历史区分背后的第一个理论动机

先让我们再来看一段戴维森的相关文字:

如果两个心灵事件具有不同的内容,那么它们肯定是不同的事件。我以为柏济和普特南的虚拟例子(而且沼泽人之例更直接地)显示了如下真理:在一切相关的物理方面相似(或在类型意义上“相同”)的人们可以在他们的意图或思想方面相异,正如他们可以在作为祖父或被阳光晒黑方面相异。但是即使在物理世界中当然也有某种东西相异——他们的因果历史相异。(Davidson, p. 452)

这里,在闪电发生的前一瞬间的戴维森与闪电后一瞬间的沼泽人之间的差异,被当作两个(分属于不同个体的)心灵事件之间的内容性差异,而不是一个心灵事件与另一个纯物理事件之间的范畴性差异。这意味着沼泽人是一个(潜在的)人,亦即他有或能获得某种心灵状态。这种状态要么

^① 参见 Neander, 1991, p. 74 上对生物功能的定义。

是其身体促成、同时其当下环境配合的，要么是其新开启的个人历史所保障的。这里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与被阳光晒黑和作为祖父这两种地位之间的类比。

被阳光晒黑，较之灯光烤箱中变黑，这两条不同的因果路径可以达到一模一样的皮肤物理状态。阳光晒黑与沼泽人的类比是：两例均属于不同的因果史可导向相同的物理状态。而是否具有祖父身份，则以另一种方式牵涉因果史。虽然同一个体成为祖父与否是看自己有无后代，但显然这不是原因论路径意义上的上游因果，而是某种下游历时偶然性（比如他儿子的活动及其结果）回溯式地决定其祖父身份。在一种更有趣、更富进化性的因果史意义上，某个体之祖父或祖先身份依赖某些与他有关的下游产品及其特征性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包括来自上游的特定遗传性能力的发挥，而且也可包括某些知识性或评价性行为（比如关于血统谱系或传宗接代的价值判断）。

由此不难发现，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因果史：一种对应着阳光晒黑之例，亦即可由纯物理术语描述的既存状态；另一种对应着祖父或祖先身份，亦即这种身份乃是由其下游实体的某种状况出现之后才获得、甚或被赋予的^①。对这第二种、广义的历史的另一表述或许是，某个上游实体之属性，依赖于它的某种具特征性的下游结果或产物。很显然，某个时刻一个活着的或已故的个体，一旦与他有关的下游路径改变了，他会自然地赋予不同的关乎该时刻的某种地位。这类地位之间可以具有一定的逻辑（而不只是时间）关系：比如，在某人成为祖父之前必定先成为一个父亲。

虽然说像祖父这样的自然血缘地位只需出现某种外在（于该个体）的下游历时关系即可成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更有意义的历时性关系地位不需要有意向的回顾性认知。

2. 上-下游历史区分背后的第二个理论动机

首先，笔者想区分任何功能话语中的两种基本要素，不妨称之为“功能之两翼”。以生物功能为例，其第一翼指的是有机体在其正常因果输入下倾向于产生某种特定的物理效果作为其正常输出；其第二翼则指关于第一翼所刻画的正常机制运作的一种目的论维度。功能的这第二种不可或缺的目的论维度，正是自然主义框架里关乎功能的规范性元素进入之处——此处的“规范性”可作如下理解：在特定条件下，有机体会符合预期地产生特定的效果，而这种预期（按照目的论语义学）则是由那些衍生于自然选择史的自然规范所决定的。

沼泽人的核心挑战就在于将自然人戴维森所具备的自然功能之两翼分裂开来，即沼泽人似乎只可有第一翼而无第二翼。正因为生物功能无法不同时稟具这目的论性第二翼，沼泽人就对任何强调功能对语义规范的关键性的理论立场构成了威胁。假如生物功能对解释语义规范是关键的^②，那么按照密立根、尼安德等目的论语义学家的观点，进化史也就成了关键，这是因为进化史是解释生物功能涌现的唯一途径。（cf. Millikan, 1984; Neander, 1996）既然沼泽人被假定为缺乏因果史，那么他就无法具有生物功能以及其他高层表征功能，亦即无法具有心灵。

德雷茨基运用知觉系统来阐明目的论语义学的如下题旨：知觉功能的规范性在于它以满足真确性条件为其（自然）目的^③，即知觉以某种可靠的方式对应着外在世界的信息源或对象。这种目的论规

① 这里所说的状况不妨宽泛地解读为包括该实体的出生或生存。

② 这里隐含的另一前提是，心灵或意向性要求着语义规范，因为语义规范是用来将错误表征与真确或有真值的表征区别开来的标准。没有表征上的对错之分，也就没有了意向性。

③ 值得一提的是，“真确性条件”在柏济有关知觉及其客观性起源的、颇具科学内容的近著中扮演着一种中心角色。细心的读者不禁好奇，规范性因素究竟深入到此条件之本性的何种层面？比如，如果它是关于知觉的综合先验的构成性条件，那么其规范性作用就是内置性的而非调节性的，即远比一般工具性目的论的意义要更加内在。（cf. Burge）

范性唯有在自然选择的历史过程已然塑造了这些知觉机制的前提下才有可能。

德雷茨基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种衍生自历史的规范对心灵来说是本质性的?他在以下引文中用沼泽人来说明自己的怀疑性观点:

如果沼泽人的眼睛、耳朵以某种标准的方式向沼泽人的大脑提供信息(既然他与戴维森在分子上是一一对应的,这些器官就一定会做到),并且如果这一信息实际上被用来引导沼泽人在其环境中的活动或互动,那么为什么我们仅仅因为这信息是由那些所谓(因缺乏进化史而)缺乏生物功能的器官提供的这一点而否定这是知觉?是的,因缺乏相关功能,它们谈不上以提供此信息为目的;但问题正在于为什么这一点对于上述过程及其产物的心灵性是致命的?(Dretske, 2001, p. 98)

德雷茨基虽然认同密立根等人将目的论意义上的功能与历史绑定在一起,但对于这种功能在建立心灵内容中的偶然角色更为清醒。他寻求的是心灵的本质或必要条件。他接下去说:“……虽然我们需要历史来解释规范,但我们却无需历史来解释心灵,这是因为心灵尽管受制于规范,但并不是由规范构成的。”(ibid, p. 99)这一说法似乎暗示着一种“无历史的心灵”之可能性,或者说心灵未必有那种目的论语义学为了给认知规范找到基础而求助的历史。单就这种可能性本身着眼,沼泽人能有心灵这一点似乎变得有希望。

然而,事实上德雷茨基相信存在着一种只有从另一角度重新引入历史才能解释的心灵属性,即认知状态之关涉(外物)性或意向性。德雷茨基的这个信念来自于对如下困惑的解答:“除了过去,还有什么东西能够令你头脑中的某样东西关涉橙色?如果其他任何东西都无能为力,那么意向性概念就只能渗透着历史。”(ibid, p. 102)可见,对德雷茨基来说,沼泽人这个没有相关历史的可怜家伙,最终还须沦为无心灵的行尸走肉(zombie)。

阻止德雷茨基此结论的一种方式,就是用广义的、下游赋予的历史去取代狭义的上游历史,并相应地将上面提到的“无历史的心灵”这种逻辑可能性转化为“只靠下游奠基、回溯赋予的历史而稟具的心灵”这种逻辑可能性。后者对应着一种整体性的历史观念,其要义如下:任何历史截面及其展开着的下游,除了产生当下生效的因果力量或系统能力之外,还能提供某种往回看的理由,即保障对相关历史地位之回溯性赋予的合法性。

三、跨越沼泽置换点的历史发现

首先,历史发现是一种下游活动。存在着两种重要而有区别的对既有实效或机制的下游使用,即证据性使用和诠释性使用。这两种类型的使用皆体现着下游活动的知性特征——与之对照的是只与纯生物功能相关的非意向特征。比如,当密立根提到对既有(已被选择的)机制的下游消费时,基本上指的是非意向性的下游使用。(cf. Millikan, 1984, 1993)我们先来考察第一类证据性使用。

当笔者用“对既有实效的证据性使用”时,指的是从作为证据的这些结果中推导出适当的原因、模式或规律。连续不断的下游结果的序列在知性上的重要性,正在于为某个观察者关于上游应该发生了什么的推断提供必不可少且具决定性的证据。证据乃是基于这种因果序列、并带有知性重要性的地位。一个序列中的任何特定结果的证据性地位,尽管有着客观的因果根据,但同时也必须由某个观察者回溯性地予以赋予。从范式意义上说,一个因果序列中的某物的证据性地位,仅当内生型理性观察者出现之后才有可能获得。这种内生型理性观察者指的是由同一个自然选择过程产生的意向性生灵。

沼泽人能够在其外在和内在环境中进行上述意义上的对既有结果和实效的证据性使用吗?^①

为便于看清沼泽人场景的可能蕴含,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可能世界:奇迹般的闪电置换发生在少年艾文·哈勃身上,当时他才15岁。25年之后,沼泽艾文成为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宇宙学家之一,其最著名的对宇宙红移现象的发现成为大爆炸理论的一个关键证据。^②不仅从第一人称视角,沼泽艾文的感觉不可能与自然人艾文在相同境况下的感觉有任何差别,而且从第三人称视角,关于红移现象的发现过程,以及所发现的真理内容,均与现实世界之间无任何差别。

所有这些可设想的细节,只要用上述关于功能第一翼的物理术语进行描述,就丝毫不违反PP,即关于哈勃/沼泽艾文之间的闪电置换的物理主义假设。换言之,只要不否认PP或心理-物理附生性这样的基本命题,就无法否认沼泽艾文这种发现场景的可能性。承认这种可能性,又怎么能不承认沼泽艾文所发现的是真理呢(假定大爆炸的确是我们所处宇宙的起源)?难道仅仅因为在某个真实事件与其发现过程之间存在着一个闪电置换的瞬间?如果说同一个大脑状态,当它与自然人哈勃关联时,就关涉到实在的大爆炸事件,从而可被称作大爆炸信念,但一旦它与沼泽艾文关联时就突然不再具有指称性或真值性的话,岂不显得极为奇怪?尤其当他周围的每个人都同样地理解、检验、应用这个信念内容时,上述说法的荒诞性就更明显。你能想像任何试图了解宇宙起源的人会在乎大爆炸发现来自于一个出处虽不同但毫不影响其第一翼功能运作的大脑吗?人们不会、也不应在乎这一点的理由,远不止是实用上的方便,而是有着理论上更深的依据。

对于这类质问,传统的历史主义者除了老调重弹(“缺乏历史也就缺乏意向内容”)外似别无他途。问题是,从沼泽艾文有关大爆炸的言语行为、包括他与合作者的言语互动中,旁人所获得的与大爆炸有关的思想之无庸置疑的内容性,也会因为这种缺乏而被瓦解吗?这一瓦解意味着由于沼泽艾文的发现而建立起来的、整个科学共同体的大爆炸信念也不再成立。如果有人不接受问题的这种提法,他会宁愿接受“无内容的发现”这种提法吗?对以上问题的直觉答案似乎都是否定的。

不过,有两种反驳值得回应。第一种反驳是:否认沼泽艾文具有心灵内容并不意味着否认那些从他发出的声音中获得某些想法的人们具有心灵内容。我们不妨想像,某原始森林中的一阵风吹过,发出了一连串在我听来是一个美妙的哲学新思想的声响。这一可能性似乎就足以说明我可以从一个没有心灵的实体那里直接获得思想的某种表述方式。原则上,为什么类似的解释不适用于沼泽艾文呢?

对此反驳的简单回应,可来自理性诠释者区分真正的心灵事件与向他提供了疑似内容信息的纯自然事件的标准。比如,人工智能讨论中的图灵检验就是一种可行的判定标准。而人们常用的达致最佳解释的推理,则是另一种刻画此标准的理论方式。然而,更完整的回应有赖一种能说明意向性如何从自然世界中涌现和建立自身的成熟理论作后盾。粗略地说,人们无法想象森林之风的意外声响会持续不断地产生哲学论文或对话式的疑似信息让人难辨真假,除非假设某种超自然的神力或意向。这就自然地过渡到笔者想考察的第二种反驳。

反驳者或许会诉诸以下这一并不陌生的知识论原则:意外真理不可能是与真正的知识相关的。即沼泽中的闪电置换是一种如此巨大的意外事件,以致无论后来出现多少巧合性的真理都无法算作知识或发现。这一意外品格不会因为沼泽人能力如何在更大的知性共同体中具有可靠的实用性而改变。

① 这里的“内在环境”指的是沼泽人脑中诸如记忆或身体内部的生理功能等所构成的系统或内部生态。

② 笔者并未在这里的发现二字上加引号,因为假如有人(比如那些坚决否认沼泽人有心灵功能的目的论语文学者)质疑“发现”是否适用于沼泽人的话,一种不落入丐辩的用法只能是行为主义式的,即从一切与可观察的行为(包括言语)输出有关的证据看它都与自然人的发现无异。

拒斥这一说法的理由是：相比起任何自然人所可能经历的知性过程而言，沼泽艾文的大爆炸发现过程本身一点也不更加意外，即沼泽艾文与周遭世界以及社会合作者之间的、与真理有关的互动关系一点也不比正常人更远离现实。很显然，与标准的意外真理不同的是，沼泽艾文一旦生存，其真理发现历程就无须卷入额外的偏离常规的因果路径或运气。这里唯一的所谓意外性，就是那单一而不可重复的降生方式本身！而我们当下的语境恰恰是批判性地考查何种意外性才与发现真理的事业相关。为免于陷入丐辩式循环，在这特定语境下我们显然不能诉诸上述“原罪式”意外特征来作为论据。

沼泽人场景恰恰显示着何种类型的上游因果史细节是不相干或非本质的^①。这些场景有助于显示一种广义的整体性历史应该在心灵内容的奠基和个别化上扮演什么类型的角色。当任何观察者要决定某（自然的或沼泽的）个体在某时间参照点上是否表现出可确认的心灵内容时，真正起作用的是已然具备的能力或机制（不管是源于自然选择还是奇迹巧合或人为设计）在当下和未来的运作，亦即笔者所谓上游效果之下游使用，这些效果包括各种各样的证据。

这里的核心思想是，虽然自然的下游使用者在因果上受制于上游产物，但正是自然的下游使用，在与其当下环境的匹配或适应中，才构成着这些产物于某种实践层面上的意义或潜在意义。即便对一个没有实际历史的沼泽产物，同样也是其下游使用在与其下游环境的匹配中构成着他的认知或其他意义。所以，就一个历史实体的意义而言，真正重要的只是下游的发现或诠释这样的知性活动，当然前提是给定了相关产物。一种自然主义和进化论的框架能否在原则上说明包括发现能力在内的意向性对于任何生灵是如何可能的——不管这生灵是自然的还是沼泽（或人造）的，有或没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路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换言之，任何（下游）生灵要想知道所处世界的历史事件或真理，需要何种形上学和知识论条件？这类条件是否预设着某种历史维度，哪怕这维度不是狭义的上游因果史？在尚未对这些问题予以解说之前，人们很难看出在什么意义上关于自然和沼泽式存在物的意向性地位问题可以获得解决。

不承认沼泽人的历史发现会带来以下麻烦。几乎无人否认，沼泽人可以开启和累积自其“降生”后的新个人史，即他具有学习和发现新事物的能力。问题是，假如我们径直选择仅仅否认沼泽人关于其闪电置换前的历史事实的推理有效性和合法性，而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他可以发现闪电置换后的各种事实，那么我们旨在达致最佳解释的理性事业就会严重受创。比如，当我们声称沼泽艾文只能感知或发现新的天文事件而不是旧的（即早于闪电置换的），即便新旧事件是如此紧密相连甚至时间上不可分离或主观上不可区分^②，这一声称会显得极其武断和荒谬。

四、具有回顾必然性的历时整体论

1. 关于历时彩票的事后必然性

设想一个在时间上展开的彩票游戏，它由若干前后相连的步骤组成。每一步骤均设有一定的概率淘汰玩家。只有先通过前一步骤才可进入下一步骤……依次类推，直到剩下最后一位玩家即成为该游戏的赢家。假设游戏的设计保证必有赢家。现在，从赢家的视角回看，之前的每一步骤必定是成功

① 在这一点上，戴维森的下述话语表明他并未意识到需要一种相关性论证：“我应强调我并非暗示一个意外或人为创造的物体不能思考；沼泽人需要获得一段因果史的时间以便在语义上支撑他所说、所忆、所识别或所思考的是世界中的事物这一描述。”（Davidson, p. 456 脚注4）

② 表面上好像同时发生的可观察事件，例如通过遥远距离抵达观察者眼球的光线所携带的信息，可以是来自百万光年前已经消失的星球上的过往事件。沼泽艾文（被假定）使用的红移证据就属于这种类型的信息。

的,而且所有前后相续的步骤之间的连接必定是不中断的——一条“事后逻辑”上保证不会断裂的链条,尽管事实上该彩票游戏的动态过程充满着偶然性,其每一步对每一个玩家都可以是终结性的。所谓事后逻辑指的是某种有特定方向(往回看)的视角下会显现的规则性,而且这种规则性离不开相应的正向事件过程背后的设计元素。这也是笔者称其为“非描述”的原因所在:这里,描述性对应着不受任何特定视角限制的客观事实。

虽然上述彩票游戏是人为设计的、非自然的,但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中的自然进化过程正可与此游戏作类比。就理性意向的获得作为游戏大奖这一点而言,人类是宇宙演化这个自然游戏的赢家。在我们身后,自然选择之无数步骤形成了一条从未断裂的通向当下“领奖台”的链条。站上这个领奖台意味着赢家已成为自主的理性存在者——一种康德意义上的“目的自身”。

表面上,与上述假想游戏不同的是,自然进化这个宏大历时彩票背后没有任何设计。可是,作为被自然选择出的赢家,当我们回顾来路时,必然别无选择地发现那条从未断裂的环环相扣的链条,这是一条源自渺茫的宇宙学起点、持续地适应了每一进化台阶的成功链条。毋庸置疑,在这个没有设计的自然游戏中,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先定的、成为赢家的宿命。但是,关键点在于,在任何可能世界W里,无论谁是这种游戏的赢家,都必将在回顾时看到同样的、不妨叫做“W-现实”链条的非断裂性——亦即这一链条无例外地在其相应的因果史背景中导向赢家自身。这就是我想确定的那种必然模态所禀具的回顾性和知识性两种元素。

一个链条实际上没有断裂,并不蕴含着其任何特定环节或组成部份是先验地必要的。但是“回顾中的非断裂链条”这一概念的适用性却蕴含着一种结构层面的必然性,或者说链条整体作为对象的某种宏观属性(即连续性)对当下幸存者在解释上的必要性。一方面,此宏观必然性并不等于其任一个别环节作为物理实体的必要性——充当该环节的事实上是实体个项甲、还是个项乙,是由相应环境中某种自然机制或人为设计机制选择的;另一方面,由一系列因偶然性被选择的环节组成的整个链条,在其因果生成上虽也是偶然的,但它却彰显或刻划着一种非偶然的、即必然的结构性整体特征——这一特征只有从历时自然彩票的事后视角才看得到,也只对抵达该视角位置的赢家(物种)才显现出来,因为赢家的核心奖品正是知性上的洞察力。我们不妨将这种历时关系上具内置意义的、关于整体属性的必然性描述为“有结构的”。由此得出笔者想揭示的回顾必然性所禀具的第三种元素。

2. 历时性整体的持续生成:下游优先性和历史诠释的奠基性

按照某种可取的进化诠释主义立场^①,诠释功能作为一种独特类型的表征功能,在对于我们有关过去事物的信念之网的规范性构造中扮演着某种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角色。这一角色的独特性内在地关联着意向性视角相对于进化过程的内生性——即同一进化过程先后产生了诠释对象和诠释者(视角)本身。由此内生的意向性视角出发,下游理性个体别无选择地以某种方式诠释和整合表面上分散、间断的上游对象,由此编织出(“看出”)各种有意义的整全图式。正是历史诠释这一构成性角色有助于解释上面提到的知性、回顾性、结构性这三元素之间的统一关系。

我们不妨用下述反事实条件句来对这作为历时整体论核心观念的回顾必然性给出一个语义学分析:假如某些特定的上游事件没有发生,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下游的发现者/诠释者被自然选择出来以从事(他们现在所从事的)有关前者的知识性工作。或者更保守点说,给定某种背景环境,假如这

^① 比如,笔者称之为“新诠释主义”的题旨就属于这种立场。除了一般诠释主义关于人类意向性和概念语言的逻辑优先性或基础性地位的共同假设之外,新诠释主义还同时强调从动物到人类的渐进生成和约束关系,由此解释人类对动物的内容赋予之成功并非偶然。关于一般诠释主义的代表性表述,可参见 Brandom。

些上游事件没有以这种特定的（偶然）方式发生，那么任何下游的候选知性存在者就不会以这种特定的理性样式被构成，从而以如此这般的特定意义来理解前者。

显然，这一语义学分析不仅包含着知性和回顾性元素，而且突显出上下游事件之间的双重结构性关系。一方面，时间上正向的因果规律性和概率性解释着实际走过的上游至下游的路径；另一方面，一旦涌现出下游知性能力，这种能力对上游对象的属性或意义的发现或诠释就不可能是（完全）随意的或意外的。

值得强调的是，历时整体论不仅仅是旨在对某种有趣的新模态观念提供语义学分析的基础，而且更是试图解答自然进化过程如何支持或实现这一回顾必然性模态的实质性学说。要言之，它是通过一种进化式涌现的本体论过程，及其由后向前的、关乎客观内容的追溯诠释性归属，来展现并保证那种与上下游地位息息相关的规范回顾式必然性。

最后，一旦从历时整体论出发，沼泽人疑难就迎刃而解：只须用以下两个新命题取代第一节中的（3）和（4）：

（3'）沼泽人具有相关的（即回顾必然性保证的）历史脉络。

（4'）在相关历史脉络乃是心灵属性的唯一一种我们所关心的必要构成条件的范围内，沼泽人可以与事实上具有心灵。

这一解答相当于将上述反事实条件句应用于作为某种极限情形的沼泽人思想实验：给定一个既存的发现者/诠释者（在此，就是已出现的沼泽人），根据该反事实条件句之否定后件律（Modus Tollens）用法，我们须推出那些上游的相关事件必已发生或已以那特定方式发生，亦即（规范地说）沼泽人具有沼泽置换时点之前的相关历史。

参考文献

- Brandom, R., 2000, *Articulating Reas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urge, T., 2010, *Origins of Objectiv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Davidson, D., 1987, "Knowing one's own mind", in *Proceedings and Addresse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61.
- Dretske, F., 1996, "Absent qualia", in *Mind & Language* 11.
- 2001, "Norms, history and the mental", in *Naturalism, Evolution and Mind*, Cambridge, ed. by D. Walsh, MA: MIT Press.
- Millikan, R., 1984, *Language, Thought, and Other Biological Categor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993, *White Queen Psychology and Other Essays for Ali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Neander, K., 1991, "Functions as selected effect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58.
- 1996, "Swampman meets swampcow", in *Mind & Language* 11.
- Wright, L., 1976, *Teleological Explanations: An Etiological Analysis of Goals and Func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作者单位：香港岭南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朱葆伟